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二刻醒世恒言 第五回 棲霞嶺鐵檜成精

滿庭芳： 蝸角虛名，蠅頭微利，筭來著甚乾忙。事皆前定，誰弱又誰強。且趁閒身未老，盡教我，些子疏狂。百年內，渾教是醉，三萬六千場。

思量能幾許，憂愁風雨，一半相妨。又何須抵死，說短論長。幸對清風皓月，苔陰展，雲幕高張。江南好，千鍾美酒，一曲滿庭芳。

這首詞乃古人所作，細思作詞之意，亦非無故。難道是勉強之言，真個不思名利，倒要求閒麼！其中卻有深意，也不好向人解說，要人人自己去思量。但只今聽小子說個故事，就只當解說他一般。昔時有個權相，在生時，權傾人主，位冠百僚，順他者生，逆他者死，金銀山積，美女千人，富貴已極。到臨死時，想著生前許多事業，看了姜家資，心下已明，眼中流淚，倒番轉身來，朝著裡牀歎口氣道：「一場扯淡。」噫！

這場扯淡誰能識，不到黃河死不知。

說話的說這故事，也道生前扯淡罷了。還有那死後為非的，就是那曇花記上，說盧杞之後還多盧杞哩。如今才說那宋高宗南渡來的時節，建都臨安，就是如今浙江杭州府錢唐縣。城西有個西湖。怎見得西湖風景，當時有個口號：

昔年曾見此湖圖，不信人間有此湖。

今日打從湖上過，畫工還自少工夫。

相傳此詩是一個高麗國來的禪僧所作。其餘的名人題詠甚多，俱載《西湖志》上，不能盡述。卻說西湖有裡六橋、外六橋、十里蘇堤、南北二峰，名園畫舫、楊柳桃花。春三二月，佳人才子，寶馬香車，載酒攜朋，賦詩飲酒；堤橋之上，走馬飛仙，酒樓弦管。夏時有十里荷花，八九月有三秋桂子，冬天有殘雲霧林。真個是日費鬥金，四時玩賞。只是如今回想風流，不堪重憶。有詩歎曰：

西湖猶是舊西湖，強半遊人履齒疏。

乘興偶來尋樂地，隔簾何處舊當壚。

閒話休提。單表北山之麓，棲霞嶺下，有宋岳武穆王墳廟。武林一個士子，姓倪，名賓，讀書其側。慕王之忠，時過而誨焉。仰見泥范武穆，鐵鑄檜高，歎道：「公道在人。人之欲不朽奸邪，甚於存忠貞也。」拜謁墳廟畢，以扇戲擊二奸道：「老奸，老奸，宋何負汝，而汝必欲亡宋？王何負汝，而汝必欲殞王？從古奸邪，未有若汝之不朽者矣。」眾多遊人聞之，咸鼓掌大笑，爭取磚石、瓦礫，擲其頭面、身臂而去。是夜陰雨霏霏，冷風颯颯，鐵檜忽眼中流淚，作聲呼萬俟卨道：「宋將亡，王將殞，天生我與汝。貴居高位，生殺自由。只圖目前快意，那知身後遂有許多議論，無端鑄形於此！日間被倪生之辱，諸人之撻，實所不甘，倘為土木妝成，不幾粉身碎骨矣。今雖屢遭毒毆，尤幸留此完軀，不若及早棄此頑鐵，跳出靈魂，無待世人碎鐵敲金，那時軀殼不全，魂魄無依，悔之晚矣。況今天下方亂，我輩有權。王綦無靈，必不拘追。」萬俟卨應聲答道：「我亦久欲出世，今其時矣。但昔與子在陽，誇為鬼當在陰，陰司十殿閻君甚明，諒不能往。我聞得地藏王，他居在十王之上，慈憫為心，不忍睹地獄中事，時時閉目，歲只一開，開只一日。我與你得做他判官，可以陰弄地府之權，變化天下人耳目，仍令王輩賊身，我輩善終。日間倪生辱吾，吾與你先取他魂而去，以泄吾忿。」秦檜應聲道：「好。」二鬼遁出靈魂，離了王墳，竟赴倪生書館。時方三鼓，尚見燈影輝煌，書聲嘹亮。二鬼正待向前，忽見半空中閃出一位金甲神人，暗中攔住喝道：「何處鬼魂，敢來相犯！」檜，高大吃一驚，慌忙跪下告道：「二鬼係武穆王墳鐵鑄秦檜、萬俟卨也。日間被此生戲辱，不忿，意圖報復，有犯尊神，伏乞饒恕。」金甲神喝道：「二鬼速退，不得無禮，此生他日貴顯，非汝輩所能侵犯。」檜、高喏喏連聲，謝罪而去。

陰風飄蕩，竟往地府，探聽得地藏王菩薩慈悲惻隱，閉目凝心，一切生殺予奪，善善惡惡之事，皆聽於判官決斷。其時左判為曹瞞，右判王安石，歷任俱滿，仍得復生凡世。菩薩正在敕令，舉所知以自代。檜、高大喜，欲思鑽刺，非錢不行，二鬼商議無策。檜思良久，道：「某向年謀害岳家父子之後，日夜不安，曾設羅天大醮，延僧請道，超度忠魂，燒過金銀冥資一千萬。誰知岳氏父子死而為神，又道是饑家賄賂，分毫不用，盡棄之破錢山下。他鬼見之，亦鄙為貪污之物，咸不肯要。吾與你進之曹、王二判，求以為代，豈不美哉！」高大喜，遂與檜同作書致二判。曰：

宋丞相秦檜、御史大夫萬俟卨，致書於地藏王府左判曹公，右判王公曰：用人之道，以同類為相親，庶前後一心，首尾不紊。恭聞二公，榮任及瓜，深以為賀。檜、高從棲霞而來，相去萬餘里，所遇牛頭馬面，鬼使夜叉，咸頌二公，口碑載道。檜等不忝，妄冀續貂，倘蒙薦拔，戴德靡涯矣。菲犴冥資千萬，聊以侑柬。統惟茹鑒，曷任瞻馳。

寫畢，挽鬼使呈送二判。二判接書觀看，大喜得人，又得許多財物，隨載書回答。書曰：

地藏王府左判曹瞞、右判王安石，復書於宋丞相秦公，御史大夫萬俟公，曰：久仰高風，識韓無路，福星惠臨，有失倒屣。不佞叨任及瓜，日在覓知己以自代。若得二公任事，有藉於包荒者多矣。即當擇期候代。辱惠多儀，附此申謝，不宣。

曹、王將書，命鬼使復上檜、高，檜、高得書大喜，重賞鬼使而去，準備候代。且說曹操、王安石登時便舉秦檜為左判，萬俟卨為右判，奏上地藏王菩薩。菩薩未及生日，尚未開目，便令交代任事。曹、王隨差鬼使各役，迎接檜、高到殿，逐一交代已畢，二判自赴輪迴殿轉生。檜，高朝王蒞任，點看卷案，專掌人間死生禍福。二判喜不自勝，且在地府弄權，雌黃忠佞，變幻賢愚；又查看生前黨伴，凡如孫近、王倫輩，一切放出，令其擾亂乾坤，毒害忠良，為我輩生色。諒倪賓雖貴，終不出我輩之手，遂將禍福簿上翻看，倪賓等一班名下，盡行改注水火刀劍，凶傷惡死等項，不題。

且說其時正當南宋之末，天下紛紛，賈似道專國柄，奸佞比肩。幸有倪賓，已登黃甲，入閣為相，正色立朝。彈劾奸邪，無所顧忌。每忿似道，巨奸蠹國。邊境日危，不忍坐視。乃先期赴岳王祠拜禱，告道：「倪賓讀聖賢書，惟以忠義為本，近見奸邪賈似道當權，牽引匪類，國事危如繫卵。某願上書，乞除奸黨，伏祈神佑，保護本朝。倘不幸而天顏震怒，某之魂魄得與神相依，死無恨矣！」祝畢出廟，次早，隨具疏入奏。疏曰：

臣倪賓上言，國家之事，敗壞極矣！相臣賈似道，藉口伊、周，效尤操、莽。賄賂公行，敗亡隱諱。天下安危，人主不知；社稷利害，群臣不知；軍前勝負，列闈不知。近者，樊城失守，襄陽繼叛，江南江北之險，拱手既去，而天下之勢，十盡八九。所謂平章軍國者，日與奸黨笑傲湖山，日與群妾踞門蟋蟀。天下共忿：以為不斬似道，患未平也！願奮乾綱，即斬群奸之首，竿之藁街，以泄軍民之憤，然後擢用忠良，整頓國事。天下幸甚，微臣幸甚。

疏入，先經賈平章看過，隨匿下不上，大笑：「此人喪心病狂，且教你受殺身之禍。」遂假傳聖旨一道，矯稱：倪賓通連外國，誹謗朝廷，登時綁出午門梟首。倪賓自知必為權奸所害，亦不為意，歎道：「某得與武穆齊名，死何足惜，其如宗社之亡何！」乃仰天呼號而作歌曰：

天生忠佞，勢不兩立。國之將興，朝有正色；國之將亡，鬼瞰其室。

武穆之亡，倪賓之屈。反覆陰陽，君民俱厄。

歌畢受刑。見者莫不流涕，群臣側目，其敢誰何。賈似道揚揚得意，盡將倪賓用事一班不附己者，盡行問罪斥逐。不數年後，宋室遂亡。

其時倪賓被害，一點忠魂，竟赴陰司地府。只見夜叉小鬼，拉枷帶鎖，紛紛相告道：「我地府向來曲直攸分，是非不亂。自曹

操、王安石作判後，放出許多奸黨，弄得乾坤顛倒。卻又受賄，舉了秦檜、萬俟卨代任，銅頭鐵臂，慘刻倍常。又放出若干奸邪，攪得陽間陰府不乾不淨，如何是好！」倪賓聽罷，大吃一驚道：「從來天地無私，判斷人間善惡，如何地府反用人間巨奸大惡，縱容擅權至此！輪迴之禍，何時而已。」只得向前，細問鬼使道：「請問列位，適間所說曹操等四人作判擅權，攪亂陰陽，但此四人乃陽世莫大奸雄。欺君賣主，蠹國殃民。世人都道此輩死去，必受陰司之苦；又道陰間有刀山地獄、水火地獄、抽腸拔舌等一十八重地獄。專為此輩而設，如何反來此地又得做官，仍弄出生前手段，卻是為何？」鬼使道：「來魂有所不知。只因地王閉目修真，卻被曹操等百計鑽謀為左右判，這也是時衰鬼弄人之故也。至檜，高兩人，時人恨入骨髓，將鐵鑄就其形，跪在岳王墳前。是五殿閻羅王，將他魂魄附在鐵軀殼上，使他知世人唾罵撻辱。此事將近百餘年，想是受了日精月華，復遁來地府。地主也不察賢愚，不親政務，任其所為。如今宋室將亡，也是他放出群奸作祟；又將忠良名下，俱注定凶傷惡死，將來陸秀夫、文天樣等一班忠義，俱不獲善終。」倪賓聽罷，大怒道：「待我寫道表章，奏明地主，除了奸佞，世界便清。」鬼使道：「不可造次。表文奏上，菩薩閉目不看，生殺予奪，皆由二判，恐你反受其害。你若有手段，須至七月三十日，係地主誕辰，其日開目一日，彼時上表面奏，可以無礙。」倪賓應允，預先寫就文表，候至菩薩誕辰入奏。疏曰：

宋故丞相臣倪賓上言：竊聞天地無私，報施不爽。忠良受屈，而天府可申；奸佞弄權，而陰司必罰。故云：「君子樂得為君子，小人枉做了小人。」臣自魂遊地府，忽見鬼使夜叉紛紛相告。左判為秦檜，右判為萬俟卨，不勝驚駭徬徨，大聲叫屈。檜者，百計害人；高者，狼心濟惡。此輩自當萬劫輪迴，千秋禽獸。不意鑽營地判，生死在爾囊中；毒亂人寰，禍福不由天上。願地藏教主速賜驅除，毋使滋蔓。臣不勝激切待命之至！

卻說其日正當菩薩誕辰，二判在殿參拜，不料倪賓突如其來，菩薩開目升座，二判措手不迭，只得呈上倪賓奏章。菩薩展看，吃了一驚，大怒道：「是我閉目修真，卻被頑鐵成精，誤用此輩，也是蒼生劫數。」敕令牛頭馬面。將二判剝去衣冠，痛打銅錘一百，仍使業風將檜、高三魂七魄。吹付鐵身軀上。登時寫表，申奏天帝謝過，並薦倪賓生前直道事君，死後謙言去佞。相應為神。查得錢唐西湖北山嶽武穆王祠下，缺一土地，即以倪賓為之。玉帝准奏，敕封倪賓為西湖北山土地，掌管山靈水秀，拘係鐵奸魂魄，萬劫不許擅離。倪賓得旨，謝了天帝、地主之恩，離了地府，竟赴西湖北山之麓，皆係歸日熟游之地，又得居忠王祠下，喜不自勝。即赴王祠參謁，又見檜、高依然端跪墳前。倪賓自思：此輩惡孽，荼毒生靈，留他完軀，誠恐歲久又復成精作怪，遂駕雲昇天，將前情備細啟奏。岳王是夜率領陰兵，將銅鞭連肩帶腦擊碎其半，於是檜、高之魂，永世不得再為之祟矣。

總批：既雲頑鐵可以成精，何儼然肉身人徒與草木同腐耶！